

Wieland

威 兰

[美]查尔斯·布朗 著
王秀萍 曲 洪 译

Vathek

瓦塞克

[英]威廉·贝克福德 著
王丹红 译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蒋承勇主编

威 兰

[美]查尔斯·布朗 著

王秀萍 曲 洪 译

瓦塞克

[英]威廉·贝克福德 著

王丹红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兰 / (美) 查尔斯·布朗著; 王秀萍, 曲洪译.
瓦塞克 / (英) 威廉·贝克福德著; 王丹红译.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3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 蒋承勇主编)
ISBN 978-7-5178-2621-7

I. ①威… ②瓦… II. ①查… ②威… ③王… ④曲…
⑤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②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712.45②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3763 号

威 兰

[美]查尔斯·布朗 著
王秀萍 曲 洪 译

瓦塞克

[英]威廉·贝克福德 著
王丹红 译

出品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田 慧 姚 媛
责任编辑	田 慧
责任校对	穆静雯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1.75
字 数	2214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621-7
定 价	388.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序

蒋承勇

哥特式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是由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贺拉斯·沃波尔首创的。他的小说《奥托兰多城堡》作为黑色浪漫主义的发轫之作,不仅引领了当时的哥特式小说创作风潮,而且也成为随后而起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动因之一。与某些昙花一现或盛极而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流派不同,哥特式文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但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复兴,还由文学扩展到其他文化艺术领域,基于哥特式文学创作的哥特式批评和研究也成为当代西方批评的一个热点。正如琳达·拜耳-伦鲍姆(Linda Bayer-Rerenbaum)在《哥特式想象:哥特式文学和艺术的扩展》(*Gothic Imagination: Expansion in Gothic Literature and Art*,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2)一书中写道:“十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哥特式主义时,‘哥特式复兴’才刚刚兴起。尽管哥特式文化现象已开始浮现,如电影《罗丝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已上映,但是,当时的普通读者甚至学者对‘哥特式主义’这个术语及其特定的含义,都还很陌生,甚至最好的大学的英语系也很少开设哥特式文学课程。当我告诉朋友,我正在从事哥

特式主义的研究时,只有少数人熟悉这种文学类型,或者能够记起一部哥特式小说的名字。大多数人只是想掩饰自己的无知,礼貌性地笑一笑说:“噢,这个太专了吧。”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哥特式”这个词已是家喻户晓。最近,我在一家我最经常光顾的百货商场的书店里看到,在“烹调类”和“非小说类”图书旁边整整一个过道上都是“哥特类”图书,超过一百种可供挑选。电影《驱魔人》(*The Exorcist*)——一部哥特式经典之作,比起先前的电影,吸引了更多的人,而小说《驱魔人》也售出七百多万册。过去十年中,我们耳闻目睹了超自然、占星术、哥特式科幻小说甚至经典哥特式文学的复兴。时至今日,人们很难看到在美国有哪所大学不开设哥特式文学课的。哥特式文学由于越来越受欢迎,其地位也已获得学界的首肯。”哥特式小说在 18—19 世纪的繁荣之中确立了它的美学范式和风格,并由此在西方文学中形成了哥特式文学传统。其后的发展也与时俱进。在 19 世纪,哥特式文学的新发展就是同现实主义融合,为该时期许多主流作家所用,如简·奥斯汀、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此外,哥特式也见于其他流派主要作家的创作,如霍桑、爱伦·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梅里美和波德莱尔等。他们要么创作了哥特式小说,要么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了哥特式风格和元素。到了 20 世纪,哥特式元素和风格为许多作家所青睐,哥特式文学再度出现繁荣,如福克纳、理查德·莱特、弗兰纳里·奥康纳、安妮·莱斯、托妮·莫里森等都创作了颇具特色的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其中不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当代美国作家斯蒂芬妮·梅尔的《暮光之城》小说系列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更是让哥特式文学在全球读者和观众面前绽放异彩。

面对西方哥特式文学传统及其演进和当代复兴,面对西方哥特式文学和艺术研究持续不断的深入和拓展,我国学界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理应引起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足够关注。李伟

李伟昉教授认为,英国哥特式小说研究是一个新的富于挑战性的课题。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原因是:受以往既定的政治标准和阅读思维定式的影响,国内对产生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哥特式小说这样一个曾经深刻影响过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黑色小说”流派,在译介和研究上显得非常滞后,国内读者对其还十分陌生。从国外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前,哥特式小说的研究明显不足,且评价不高。80年代后,西方对哥特式小说的研究出现日趋高涨的热潮。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英国哥特式小说都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并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不过,据本人陋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哥特式文学了。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们的老师朱乃长先生就要我们翻译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作为翻译作业;正是从他那里得知,这是一部哥特式小说;也正是从那时起,知道西方文坛中还有哥特式文学这样一朵奇葩。2003年在台湾出版的高万隆教授译作——贺拉斯·沃波尔的哥特式经典之作《奥托兰多城堡》,正是他在朱乃长先生指导下的文学翻译习作。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中文译本了。此后,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布莱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伯爵》等经典哥特式小说的中译本在国内不同出版社出版。

国内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其后的20余年间,哥特式研究形成了一定规模,且呈现多元态势:肖明翰、韩加明、高继海、高万隆等撰文梳理并探讨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发展;黄禄善等从多维度深入解读了哥特式小说文本;李伟昉等对哥特式小说的美学理论及其渊源进行了追溯和探究。此外,李伟昉等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了英国哥特式小说。近几年还有不少文章从女性哥特式文学的理论立场出发,对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进行重读和诠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英语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的论文有许多都涉足哥特式文学研究。由此可见,伴随着国外“哥特式”的复兴,“哥特式”也逐渐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尚无西方哥特式文学经典的系统性翻译。有鉴于此,2011年,浙江工商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将“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列为重点项目之一。“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从起笔到付梓,历时五年多之久。这套译丛在国内首次以系列方式推出,无疑有助于推动国内读者对西方哥特式文学的了解,也有益于推动国内学界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第一批“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选译了18—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西方哥特式小说经典之作。之后,还将继续选译和出版20世纪的哥特式小说经典。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读者的共同期待。

本译丛的译者多为工作在高校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和学者,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们不辞辛苦,为这套译丛的翻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此外,对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在编校和出版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深表感谢。

译者序

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 1771—1810),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谋生的人,浪漫主义小说的先驱,美国小说之父,一生著有7部小说。1798年,他完成了代表作《威兰》——一部哥特式的恐怖小说。这部革命性的著作承载着太多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出自第一位美国职业作家之手,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美国哥特式小说。

布朗生于费城,曾在亚历山大·威尔考克斯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当过律师。由于性格倔强,政治上日趋激进,加上酷爱文学,他很快就与法律分道扬镳,后迁居纽约。在纽约,他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并深受其作品尤其是哥特式小说《凯莱布·威廉斯传奇》的影响,这促使布朗开始转向哥特式小说创作。回到费城后,布朗便开始了笔耕生涯,并以狂热的激情在两年内写出了4部美国哥特式小说:《威兰》《阿瑟·默文》《奥蒙德》和《埃德加·亨特利》。

小说《威兰》以怪诞、恐怖、神秘为基调,由威兰的妹妹克拉拉讲述威兰一家伊甸园般的幸福生活是如何被一些神秘的声音所搅乱而最终家破人亡的。《威兰》上演了一场宗教信仰极端化的噩梦,老威

兰是一个狂热的清教徒，并最终将自己的性命作为祭礼献给了上帝。威兰是启蒙主义的信徒，却被一些“声音”驱使最终走向宗教疯狂和毁灭。布朗成功地将传统的恐怖哥特式小说技巧同美国的场景结合起来，并出色地描绘了威兰复杂的恐怖心理。他力图通过他的“哥特世界”让美国小说摆脱简单说教的模式，给予小说更开阔的释义空间。他的小说根植于美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主题鲜明，较多地观照个体人物的命运及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作品极富自由想象的张力。

1926年，美国评论家帕蒂(Fred Lewis Pattee, 1863—1950)再版了查尔斯·布朗的《威兰》并为其作序，由此通过美国哥特罗曼司的“第一样本”——《威兰》，为读者开启了通往美国哥特式小说之门，并引起了一代评论家对美国哥特式小说的热情和关注。帕蒂将《威兰》看成一部以哥特式手法写成的美国悲剧，是对伊甸园般新世界所做出的承诺的悲观回应。《威兰》是对英德哥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流派上，美式哥特更偏好于继承安·拉德克利夫及德国哥特罗曼司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选择奠定了美国小说中的哥特传统，并对后来美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创作手法上，《威兰》巧妙地继承了安·德拉克里夫学派的“英国哥特血脉”，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学派对“超自然”“预言性的梦”等哥特创作手法的应用，使其具有“美国哥特”的标记，但又不同于英德哥特式小说。在这些梦中，并没有上帝或超自然神灵的干预，而更多地充满了心理暗示，这更增强了小说神秘与恐怖的效果。在主题的选择上，《威兰》呈现了美国建国初期的现实情况。那时，新建国家的众多不确定使每个个体都具有“邪恶”的潜能，这就确定了美国哥特式小说最初的、根本的主题，如家庭解体，乱伦，谋杀，种族与色情暴力，自然环境的污染等等。美国社会不再被描绘为是“圣殿般的”，而是“摧毁了的伊甸园”“堕落的世界”，一切都变成了充满哥特式阴暗与恐怖的画面。赫尔曼·梅

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在对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的《古宅青苔》一书的评论中,将美国哥特式文学的精神动力比作“黑暗的力量”。这些黑暗的元素,如:对自身的恐惧、对孤独与无家可归的恐惧、心灵的骚乱、社会的动荡、本体的冲突与困境、精神的淤积、心灵困陷等,构成了自查尔斯·布朗的《威兰》到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1947—)的《魔女嘉丽》等美国哥特式小说的一贯主题。与英德哥特式小说前辈相比,查尔斯·布朗更加关注人物的心理世界,并成功地将表象世界和潜意识的心理世界有机统一起来。在他的笔下,外部世界的客观物质有了与其人物内心世界相通的心理内涵。这是布朗对英德哥特传统的又一发展。1944年,在《肯萨斯大学城市评论》上一篇题为《查尔斯·布洛克登·布朗——天启者》的文章中,乔治·斯奈尔(George Snell)给予布朗如下评价:“他是一个文学传统的缔造者,这个传统影响了比他更伟大的一批作家,并继续灌溉着当今一些严肃的小说创作。在布朗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学学派,其特征是:魔鬼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具有天启性的。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美国小说新的方向已有了雏形。”

囿于本书译者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日后可以进一步修订拙译。

译者序

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 1760—1844),英国人,一生著述不多,《瓦塞克》是其仅有的一部小说,也是其生平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它与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的《奥托兰多城堡》和玛丽·雪莱(Mary Shelly, 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齐名,是早期哥特式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瓦塞克》,又名《瓦塞克,一个阿拉伯神话》或《哈里发瓦塞克的故事》,写于1782年,最初由法语创作而成,但这一法语版的故事直到1787年才由作者在巴黎等地正式出版。1786年,一个叫塞缪尔·亨利(Samuel Henley)的牧师,根据尚未出版的手稿将它译成英文,作为一个阿拉伯神话先行出版了,出版时没有作者署名,并宣称是从阿拉伯手稿翻译而来,为此还引发了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一场纠纷。

该书讲述了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哈里发——瓦塞克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所罗门的宝藏,在异教徒的诱导和巫婆母亲的唆使下,一步步背弃伊斯兰信仰,最终堕入地宫饱受炼狱之苦的故事。故事中充斥着洞穴深渊、精灵鬼怪、巫术魔法等典型的哥特元素,离奇怪诞的恐怖描绘也不在少数,但这些尚不能体现它的独到之处。作者受法

国东方学家、翻译家与考古学家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 1646—1715)翻译的《一千零一夜》的启发,创作了这么一部颇具东方色彩的奇幻小说。小说由中东真实的历史人物出发,将故事置于伊斯兰文明与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在沃波尔开创的哥特式文学传统中融入了当时英国社会热衷的东方元素。正是这种东方性,成就了《瓦塞克》在哥特式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地位。

阅读此书,我们会不时地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瓦塞克是一个生活放荡、专横傲慢的君主,他沉溺于物欲与情欲的享受,却依然不满足,建起了一座有一万一千级台阶的高塔,妄图眺望世人在地面上看不到的景象。威廉·贝克福德,正如原作引言所介绍的那样,是个从小见惯了饕餮盛宴的富家子弟,曾一度被称为“英格兰最富有之子”。1784年秋,他因双性恋丑闻,被迫与妻子、女儿流亡瑞士。1796年重返伦敦后,他雇请当时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詹姆斯·怀亚特(James Wyatt, 1746—1813)建造芳特希尔大教堂(又名芳山修道院)。这座哥特式建筑中也有一座塔楼,建造的过程体现了作者对高度的极致追求。他原本计划塔高145英尺,但很快决定将其升至300英尺,其最终的实际高度,按照肯尼斯·克拉克在《哥特复兴:一篇趣味史中的随笔》中的记载,是276英尺。难怪威廉·贝克福德将沃波尔的草莓山庄戏称为“哥特捕鼠器(Gothic mouse-trap)”。此外,芳特希尔也是贝克福德展示家族荣耀的博物馆。其中收藏了包括法国皇室家具、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在内的价值连城的藏品,不胜枚举。据说,1823年,当贝克福德不得不出售芳特希尔时,各种器物37天才卖完。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贝克福德就是“芳特希尔的哈里发”。

也许正是因为这里面有他自己的影子,贝克福德三天两夜就写出了这个故事。《瓦塞克》的故事表面上教导人们虔心奉教,以宗教

的救赎贯穿始终,却以主人公的彻底堕落而结束。读到这样的结局,联想 18 世纪的英国,读者或许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伏尔泰、卢梭和康德的思想已经流传开来,宗教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过是一种仪式和文化背景。作者实际上是借瓦塞克的经历写出了自己在生活中从未实现的梦想,也写出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血脉走向。这里有理性与疯狂的交织、古典与浪漫的矛盾,也有自我的放纵与救赎,以及对天堂与地狱的双重渴望。或许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吧。

最后,感谢这套丛书的总负责人高万隆教授,是高教授的信任使我有幸成为翻译团队的一分子,参与到哥特式小说译介这一浩大的工程中来。感谢高教授将《瓦塞克》介绍给中国读者,也让我这个译者得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一哥特式文学的经典之作。

囿于译者的经验与水平,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威 兰	查尔斯·布朗
致读者	003
第一章	005
第二章	013
第三章	019
第四章	025
第五章	035
第六章	046
第七章	056
第八章	065
第九章	071
第十章	085
第十一章	093

第十二章	103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5
第十五章	123
第十六章	130
第十七章	136
第十八章	142
第十九章	146
第二十章	156
第二十一章	164
第二十二章	173
第二十三章	184
第二十四章	192
第二十五章	198
第二十六章	206
第二十七章	211

瓦塞克

威廉·贝克福德

引 言

223

正 文

227

威 兰

查尔斯·布朗 著
王秀萍 曲 洪 译

